

幸运指环

(香港) 岑凯伦



幸运指环

作者：(香港)岑凯伦

责任编辑：王 妍

责任校对：彭卓民 马云燕

装帧设计：张晓光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129千

印张：6.25 插页：2

版次：1991年7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

ISBN 7-5063-0407-4/I·406

定价：2.6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满怀希望，满心喜悦的丘婷婷，坐在那豪华汽车里，很舒服、很满足。

她感到新的开始、好的开始，从此享福了。

这车子很大，很漂亮，她在上海没见过，连做梦也没有梦见过，还有个穿了制服的人为她开车，好威风啊！

怪不得妈妈常说任奶奶嫁进皇宫去了。

唯一可惜的，是任俊铭没有来接车。

他忙吧！丘婷婷从那蓝色羊毛衣的口袋里拿出一张照片，看看，咕的一声笑出来。

司机在倒后镜里看她一眼。

司机从红磡火车站接到丘婷婷，看她一眼，梳着两条小辫，额前一排刘海，肌肤是难得一见的细嫩洁白，穿件蓝衬衣，蓝布裤，外罩一件外套。

脚上一双白袜，黑布鞋上绣了朵荷花，手上拿个灰蓝旅行袋。哎，就是土。

司机一直在怀疑，这个土妹子，如何和孙少爷配成一对？

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人，什么都不用提，单是谈话吧，真是不知从何说起。

还有，还有，这上海姑娘，和绮年娜小姐怎样比？绮年娜小姐新潮、洋派头，身材？嘿！没得比了。

差点忘了贵气的金翡翠小姐，仪态、风度连绮年娜小姐都比不上，这上海姑娘就更谈不上了。

当然，孙少爷还有许许多多女朋友，不过来往得最密切的是绮年娜和金翡翠吧。

汽车驶进一个大花园，花园当中有幢房子，丘婷婷好兴奋，哎唷！真是华贵无比，北京的故宫也好不了这里多少。

车停下来，司机为她开了车门，她很小心地下车，可别弄污了这华贵的车。这时候，一个穿白衬衣，黑裙子的女孩子想过来抢她的旅行袋，丘婷婷连忙两手护住旅行袋，低声问：“你是谁？”

妈说过，香港坏人多，有人抢钱。她有两百块港币，还有三条新裙子，一双新皮鞋。皮鞋是红色的，好时髦的，是去年任奶奶托人从香港带到上海送给她的。

“丘小姐，我是这儿的仆人，我替你把行李送到房间。”

仆人？工人，妈说过香港的有钱人都有工人，她想想，笑笑，把旅行袋交给她：“我不是丘小姐，是丘婷婷，你叫我丘婷婷。”

“你是主人，我是工人，我不敢叫丘小姐的名字。”

女仆走进去，另一个女仆迎过来带她进客厅，哗，客厅

好大，地上软绵绵。

“丘小姐喜欢喝什么？”

“这……”她想着在上海时，对门的张叔叔教过她，好好喝的，“朱……咕力。”

不久，女仆推来一辆金色的餐车，餐车上有饮品、点心和糖果。

丘婷婷每样要了一些，女仆问：“丘小姐要不要回房间休息？”

“是有点倦，想着能来香港，几晚没睡好，但是，我还是想等任俊铭回来。”

“孙少爷要很晚才能回来。”

“昨天通长途电话，他知道我今天来的。”她有点不开心。

“没办法，生意上的应酬多。”今天金翡翠在家开舞会，任俊铭被邀请做男主人，不到天亮，他不会回来。

“啊，好吧，我想躺一会儿。”女仆带丘婷婷进内厅，内厅地面是滑的，光亮的，冰凉的，没什么家具，四周有一排排金色的高背椅。

丘婷婷呆看了一会儿，傻气地问：“这儿还开溜冰场？”

“这是跳舞厅，孙少爷每个星期日都在家里开舞会。”女仆微笑回答。

“舞会？”丘婷婷倒不好意思问得太多，但她实在不明白。

跳舞厅旁有道玻璃纤维的楼梯，扶手用水晶做的，水晶扶手内装了灯，金色小珠在里面滚来滚去，很美。

经过跳舞厅，是个小偏厅，小偏厅内只有一张日式矮枱，地上铺满长毛地毯，地毯上缀满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地垫子，旁边有楼梯，女仆带她上二楼。

女佣推开一扇门，啧啧，这房间多美，别的不说，单是那张床，一看见就想睡。

她大概太倦，换了套布睡衣，人倒在床上，又软又香，一会儿就睡着了。

她一觉醒来，觉得精神很好，床头有个钟，一看，五点，不会吧？她进房间已经五点，她摇摇钟，没坏，哗！睡了十二个钟头？怪不得肚子叽咕叽咕。

她穿上布鞋，想出去找那些女工人看看有什么可以吃的。

她听见楼梯有脚步声，她好高兴，走上来的，竟然是个年轻的男人。

他穿了一套很漂亮的深灰色西装，这个人她好象见过，但又好象没有见过。他一面抛着车匙，一边哼歌，跑着上来，看见丘婷婷，呆了，一会儿，又指住她，很小心地问：“你是……丘婷婷？”

“你怎会知道我的名字？你来这儿干什么？”她拉了拉睡衣。

“我住在这儿，当然要回来。”

“任俊铭？”她好高兴地叫出来，“你本人比照片还漂亮，我认不出你。”

任俊铭打量她，这土头土脑的就是丘婷婷？看她的发型多老土，象个丫头，她身上穿的是什麼鬼东西！女人睡觉不

是穿睡袍吗？还有那双布鞋，哎！那朵红花，象拍民初别。

“你为什么睡不着？半夜三更在这儿干什么？”任俊铭心虚，她不是等他回来吧？

“我睡了呀，一睡就十二小时，连晚饭也没有吃，你不是刚回来吧？谈公事、搞应酬要通宵？”

“这个时候厨房的佣人已经休息，你睡房有冰箱，里面放了很多食物。”

“怎么把家里的冰箱放在我房间？”

“我们家里每个厅、每个房都有冰箱，你不要大惊小怪，晚安，我明天早上还要上班。”

“晚安？太阳都快出来了，任俊铭，我有很多话要跟你说，我们谈谈好吗？反正你上床没多久又要下床，香港上班是朝九晚五的，是吗？”

“我每天十时半才上班，对不起。”任俊铭不耐烦，“改天见。”

“你吃早餐的时候我会去的。”

“我今天不吃早餐。”任俊铭打个呵欠，也不理她，直上三楼。

丘婷婷来香港待了三天，自从初来那晚之后，她没有见过任俊铭。

这天，他五点多就回来了。

丘婷婷马上拉住他道：“任俊铭……”

“你身上穿的是什么衣服？”

“睡衣啊，在上海买的。”

“睡衣？好，睡衣，你怎可以穿着睡衣在家里随便走。”

“在家里不穿睡衣穿什么？我带来的裙子？不！那是和你上街穿的。”

“你……”丘婷婷那傻傻纯纯的样子，任俊铭笑也不是，气也不是，他提高嗓门，“亚凤！”

曾经替丘婷婷提旅行袋的女仆急急忙忙走出来：“孙少爷。”

“金妈什么时候回来？”

“大概还有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任俊铭吐了口气，明天他便要在家里开舞会，如果他的朋友看见丘婷婷，还以为他家来了个讨饭的，

“我明天在家里请客，你这样子怎能见人？金妈又不在，否则她可以帮你去添置新衣。现在，先由亚凤陪你去买几条裙子。”

“我带了裙子来，还有漂亮的皮鞋，明天我会打扮得好漂亮。”丘婷婷说，“今晚你在家里吃饭，我们可以好好地谈谈，妈要我告诉你……”

“不，我今晚有应酬不能陪你，我回来只不过换衣服罢了，你感到寂寞可以叫亚凤陪你去逛公司，你的睡衣令人看了很不顺眼，还有这布鞋。”

“我一点也不寂寞，我每晚看电视看到四五点，亚凤已教会我开房间的电视。我只是想跟你谈谈，任奶奶曾说过会送我一样东西。”

“噢，是的，等会儿我拿给你。”

任俊铭上楼，丘婷婷跟着他上楼，到二楼，任俊铭说：

“你在房间等我。”

“我想参观你的房间。”

“我赶时间，改天吧！”

丘婷婷无可奈何，乖乖地回到房去。

丘婷婷来香港后，最喜欢看电视了，看电视也成为她唯一的消遣，她每次回房间，第一件事就是开电视机。但是刚才任俊铭叫她在房里等，她连电视机也不想开，专心等任俊铭。

半小时后，门铃叮当叮当响，丘婷婷跑过去开门，她把房门大开，请任俊铭进去。

任俊铭站在门口，一点也没有进去的意思，他把一个小小的首饰箱交给丘婷婷：“祖母叫我交给你的，还有钥匙。”

“进来喝杯果汁。”

他摇摇头：“我赶时间去接朋友。”

任俊铭转身便走，丘婷婷目送他离开甬道，一直走下楼梯。

丘婷婷无精打采地关上了房门。

她坐在床上，用钥匙把首饰箱打开了。首饰箱虽然不大，但是长、阔也有十二厘米，这么大个箱子，里面就只放了一枚指环。

指环是米色的，雕上花，是象牙的。

曾听张叔叔说过首饰最名贵的是钻石、翡翠、珍珠、白金和黄金。从来没听他提过象牙。

虽然无论任奶奶送她什么，都是留作纪念，绝不能变卖，但任奶奶那么富有，起码应该留个黄金指环给她。

她把象牙戒指放回首饰箱，锁好，顺手往抽屉一塞，戴都不想戴。

亚凤来请她吃饭，天天一个人吃饭，佣人在后面排满，孤寂又拘束，她请亚凤把饭开到房间来。

她一面吃饭一面看电视，今晚T V B电视长剧《射雕英雄传》播映大结局，她要看坏蛋杨康怎样下场。

第二天，她知道任俊铭在家里请客，她梳好辫子，她看见电视里的女艺员都喜欢在辫子上插花，她也在瓶上摘了两朵兰花，分别插在两束辫子上。

她又把裙子拿出来。

丘婷婷看见电视里的女艺员，穿的裙子短得惊人，不单只露出小腿，露出大腿，坐下时几乎连内裤也露出了，实在太不检点、太不象话。

她这条裙子便不同，在膝盖下，而且只露出少许小腿，是一条绿色绒裙子，她妈说她那粉红色的皮肤，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都好看。她把裙子穿在身上，觉得很大方，比那些电视女艺员的短裙，好看得多了。

她把红皮鞋拿出来，很小心地穿上。

她对自己很满意，走到楼下，看见亚凤，她拉着她问：“亚凤，我今天美不美？”

“很……”亚凤忍不住笑。

“孙少爷回来了没有？”

“还没有回来，现在时间还早。”

丘婷婷心想，连亚凤也赞她美，她倒要令任俊铭惊喜一下：“亚凤，我吃过午饭回房间，孙少爷回来你通知我。”

“好的。”今天请客，管家又不在，亚凤是女仆领班，要做的事很多。

丘婷婷吃过午饭，回房间等任俊铭回来让他惊艳，最初坐在皮椅里，开了电视机，看《四眼神探》重播。由于吃饱饭，人太舒服，她由皮椅上起来躺到床上，结果睡着了。

铃声响，她跳起来，揉揉眼睛，顺手开了灯，把房门开了，一个女仆把点心送进来。

“下午茶时间了？”她打个呵欠，怪不得刚才不自觉地开灯，窗外都暗沉了，“亚凤呢？”

“她忙着，今天孙少爷请客，她要打点一切。啊！亚凤叫我告诉丘小姐，孙少爷已经回来了。”

“他在哪儿？叫他来看我。”

“他陪朋友在餐厅吃下午茶，他要招呼朋友，一定走不开。”

“那我到餐厅看他。”

“丘小姐，你最好不要去，餐厅已坐满客人，你走进去没位置，站着很尴尬。”

“这也是，”丘婷婷点点头，“他们吃完点心会做什么？”

“到跳舞厅跳跳舞，你可以到跳舞厅找孙少爷，那儿没有特别编排，站着、坐下、跳舞都可以的。”

“好，等会儿我去跳舞厅。”

丘婷婷吃了点心，洗把脸，照照镜子，唷！刚才睡得忘形，两朵兰花都残了。

她重新梳好辫子，再摘两朵兰花分别插在辫子上。

她拉好裙子，下楼经过偏厅，然后再到跳舞厅。

进去一看，暗沉沉，一片粉红，电力不足？里面的确有不少人，有男有女，有些喝酒，有些谈笑，有人在跳舞。

大家看见她进来，象看风景似的。

“这女孩子是谁？打扮好怪。”

“裙子才怪，便裙嘛，太长，晚装嘛，又太短。”

“绿裙，红鞋，真俗！”

“今年仍然流行撞色。”

“也不是这样撞法，她根本不懂打扮，任家的女仆吧，为什么不穿制服？”

“她头上的花才怪，象青山跑出来的，这个人到底是谁？蛮滑稽的……”

丘婷婷突然被一手抓住。

“任俊铭！”

任俊铭把她拉过一边，低声责备：“你为什么打扮成这样子？你是故意来给我添麻烦！”

“我穿了新裙子新皮鞋呀！”

任俊铭一手把她辫上的兰花抓下来，正要去拆辫子。

“俊铭。”一个女郎走过来，前面的头发蜷圈圈，又短又曲，后面的长发全梳起在后脑。脸上化了妆，图画一般美的脸。身上穿一条银白的裙子，肩膀只有两条吊带，上身又是珠子，又是闪亮的片子，下面是一层层的裙，刚与膝齐。

脖子上一条红宝石项链配上耳环、镯子、指环，十分华丽。

她一手挽住任俊铭的手臂，身体靠在任俊铭的怀里。穿那么少的衣服，香港人做衣服永远不够布料。两人又那么接

近，丘婷婷不欲观之矣！

“你跟谁谈话那么生气？咦，这小女孩是谁？我以前没有见过。”

“她是我的妹妹！”任俊铭忙说。

“妹妹？”丘婷婷的眼睛瞪得很大。

“你不是说，你只有四个姐姐吗？哪来的妹妹？”

“堂妹，同乡的，刚由上海来。”

“啊！大陆来客，怪不得打扮穿衣都充满乡土味。”她上下打量她说，“你妹妹也很可爱，多少岁？”

“十五。”

“不……”丘婷婷发觉任俊铭记性很差，他什么都忘记了，连她十八足岁也忘记了。

“十五岁零两个月。”任俊铭补充，他向那女郎笑着，他对她一点都不凶。

“啊！才十五岁，小得很！”她仿佛舒了一口气，“在哪儿念书？”

“她刚来，我还没时间替她找学校。不过，我九月一定会让她上学，我奶奶很喜欢这个孙女。”

“大陆英文程度不够，最好先替她请个补习老师，补好英文。”她倒是很热心，“小妹妹，你叫什么名字？”

“丘婷婷，你呢？”

“她姓丘，你姓任，她怎会是你的堂妹？”她盯了任俊铭一眼，那大胸脯挤住任俊铭，两人显然不是普通朋友。

“也许是表妹，反正她叫我祖母任奶奶，你知道我一向不懂中国人的伦理关系。绮年娜，别管她，我们去跳舞。”

任俊铭马上把绮年娜拉开，怕说下去什么都揭了底，女人吃醋挺麻烦的。

穿着白西装的任俊铭和穿着白舞衣的绮年娜在跳舞，手舞足蹈，象两个白色的剪影。

跟着，许多女孩子都被男孩子拉去跳舞，有只丘婷婷一个人没有人理。

她静静地坐在墙角的椅子上。

她看得眼睛都花了，一双双，打架似的，一点都不好看。

“小妹妹，”绮年娜来到她身边，坐下，“你为什么不跳舞？”

“这种舞我不会跳，猴子上树似的，又碰来碰去，准有人被碰在地上。”

“这是迪斯科和新潮舞，等会儿我们还会跳滚轴溜冰迪斯科。你要不要喝鸡尾酒？”

“我不喝酒的，香港真怪，用鸡尾浸酒，一定臭死了。”

绮年娜哈哈笑，她走开去，一会儿拿了两只杯回来：“我给你带来了橙汁，没放鸡尾的，很香！”

“谢谢。”丘婷婷嗅了嗅才喝下一口，“今天才二十度，你穿那么少，上半身露了小半截出来，不冷吗？”

“跳起舞来全身发烫，你摸摸我，肩膀上还有汗水，黏黏的。”

丘婷婷只是看着她，她肩膀光秃秃，也许她不介意，但丘婷婷介意。

“我来的时候穿了件紫色的貂皮大衣，好暖的。”

“貂皮，是貂鼠的皮吧？有紫色的貂鼠吗？我都没有见过。”

“是染色的貂皮呀，真是土……”

“土包子是不是？上海也有许多土包子，但我不是。我在上海，是出了名的时髦姑娘，因为任奶奶常托人带衣服、鞋子给我。当然，跟你们比，我的确太保守了。”她再看看绮年娜，“你是任俊铭的女朋友吗？”

“我……”

任俊铭走过来，看见绮年娜一手拖起她：“你躲在这儿干什么？快来陪我跳舞。”

自此再没有人理会丘婷婷，甚至吃晚餐时丘婷婷也没有座位。任俊铭低声对她说：“你回房间吃，好吗？”

她能说不好吗？说了任俊铭会理会她吗？她点点头，上楼去了。

说她不在乎不难过是假的，她上楼的时候还看见任俊铭和绮年娜彼此搂着对方的腰，有说有笑。

妈叫她忍，妈说过：“如果到香港事事如意固然好，否则，什么都要忍。不忍，你只有注定失败，我希望你成功回来，不要落荒而逃。”

那就忍吧，人离乡贱。

她吃过晚饭，看完电视，忍不住再到跳舞厅看看，奇怪，现在他们已没有手舞足蹈，大概累了吧。她看见任俊铭和绮年娜面贴着面，两个人贴得紧紧的，慢慢移动脚步。

她站了一会儿，任俊铭一直闭上眼，根本没有看见她。

她心里很难过，鼻子发酸，她默默地离开跳舞厅，缓缓

走上楼梯。

* * *

丘婷婷刚吃完晚饭，放下筷子，听见亚凤欢呼：“金妈回来了，金妈回来了。”

丘婷婷知道金妈是任家的管事，三朝元老，她看着任俊铭长大的，任奶奶经常提起她。

金妈走进饭厅，一看见丘婷婷，就非常高兴：“婷婷姑娘。”

“金妈。”丘婷婷站了起来。

“果然清秀标致，怪不得老夫人喜欢你。真对不起，我没有亲自迎接你，我不知道你会来，我以为还要等好几个月。”金妈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但看起来象四十。她看见丘婷婷真是好高兴。

“通行证一批出，妈妈就要我来了，本来，还有三个月我高中就毕业。但是妈说越快越好。”

“丘太太的话对，越快越好。”金妈看了看，“怎么你一个人吃饭？孙少爷没有陪你吗？”

“我来了两个星期，任俊铭没陪我吃过一顿茶，别说吃饭了。”

“什么？”金妈大为诧异，“游新界看电影总有吧！”

“大门都没出过，这儿的花园，我只是在前面走走。”

“那……真是……”金妈打一下拳头，问亚凤，“孙少爷有没有说今晚到什么地方应酬？”

“孙少爷说今晚只看电影，消夜后就回来，大概一两点

吧！”

“我等他回来，跟他谈谈。”金妈对丘婷婷说，“孙少爷朋友多，又贪玩，你来了竟然冷落你。都是我不好，我没有结过婚，又没儿没女，只有个甥女，她出嫁到泰国，要我陪去，我看家里什么事都办好了，反正闲着，便向孙少爷请假。如果我知道婷婷姑娘早来，我去三天就回来了。”

“我在这儿也生活得不错，天天看电视，时间过得很快。”

“泰国的木瓜又甜又香，我带了几个回来，你要不要试试？”

“好的。”

金妈陪丘婷婷吃水果，聊聊，把泰国一些事告诉她。十二点，丘婷婷困了，便回房间睡觉。

金妈在等任俊铭回来。

深夜二时，任俊铭回来了，看见金妈，他很高兴：“在泰国玩得开心吗？”

“在泰国开心，回来不开心。”金妈把木瓜切好了拿出来。

“为什么不开心？”任俊铭边吃木瓜边问，“唔！木瓜很甜，多汁。”

“关于婷婷姑娘……”

“对了，那丘婷婷，她真气死人，土头土脑，穿着得象叫化子，头发象粤语长片的丫头，笑坏我的女朋友。祖母和妈咪都说你眼光好，你快替她改头换面，金妈，辛苦你了。”

“我在你们任家工作几十年，从来不怕辛苦，以前，我